

博異志
集異記



出版說明

《博異志》是一本比較著名的唐人傳奇集。作者谷神子，見於本書自序。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衢州本卷十三）說：「或曰名還古，而不知其姓。」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六《二酉綴遺》中認爲即唐代詩人鄭還古。後人多從此說。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又爲之找出了些佐證，大致可以肯定。

本書原名《博異志》，《新唐書·藝文志》和宋人書目著錄都是如此。明人刻本如《古今逸史》等題作《博異記》，《四庫全書》本也作「記」，當爲後人所改。原書三卷，宋人著錄如《郡齋讀書志》等作一卷，大概已有散佚。現以《顧氏文房小說》本爲底本，加以點校，另據中華書局版注紹楹校本《太平廣記》輯錄佚文，作爲補編，附印於後。《太平廣記》引本書出處或作《博異記》，或作《傳異記》，似即《博異志》之譌，現一併輯入，在附注中加以說明。傳爲馮贄編纂的《雲仙雜記》卷九引有《博異志》的《一杯羹三萬錢》、《縑繫南山樹》兩條，不像是本書的佚文，今不錄。

《集異記》也是一本常爲人引用的唐人傳奇集。作者薛用弱，字中勝，長慶中光州刺史（見《新唐書·藝文志》），大和初自儀曹郎出守弋陽，爲政嚴而不殘（見《太平廣記》卷三一二引《三

水小牘》。原書三卷，宋以後或作二卷，或作一卷。本書用作底本的《顧氏文房小說》本只有十六條，不是完本。清人陸心源曾據《太平廣記》輯錄佚文四卷，編入《羣書校補》。但《廣記》引書常有錯誤，未必都出自薛用弱的書。如卷二七六《張天錫》條，原注「出李產集異傳」，當屬郭季產《集異記》之譌，魯迅已輯入《古小說鉤沉》，現在就不再收錄。又如卷二七六《孫氏》條，卷三六八《劉玄》條，《游先朝》條，也不像薛著，現在附錄於後，以備查考。另外，宋人的《新編分門古今類事》中也引有《集異記》，只輯錄了《鄭細拜相》一條，其餘除《佐卿留箭》一條已見本書外，還有《殺狐之兆》一條，記契丹耶律氏事，顯然不是薛著。《太平御覽》等書所引《集異記》，魯迅都輯入郭季產《集異記》，現在一概不收。補編部分全部用汪校本《太平廣記》覆核。有關校輯的情況，請參看各條後的附注。

這兩種書的點校工作，最初由王達津同志承擔；又經編輯部同志作了整理加工，並輯錄了補編部分。遺誤不當之處，希望讀者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〇年二月

目錄

敬元顯	二
許漢陽	四
王昌齡	六
張謁忠	七
崔玄微	八
陰隱客	九
岑文本	一一
沈亞之	一三
劉方玄	一四
馬侍中	一五
補編	
白幽求	一八

楊真伯	二〇
許建宗	二一
馬奉忠	二二
崔無隱	二三
趙昌時	二四
呂鄉筠	二五
李序	二六
張遵言	二七
李晝	三〇
閻敬立	三一
李全質	三二
沈恭禮	三四

薛淙	三五
張不疑	二條 三六
劉希昂	三九
鄭潔	四〇
楊知春	四二
蘇過	四三

趙齊嵩	四四
韋思恭	四五
李黃	四六
木師古	四九
附錄	五一

博異志序

谷神子纂名還古

夫習識譚妖，其來久矣。非博聞強識，何以知之！然須抄錄見知，雖黃事類。語其虛則源流具在，定其實則姓氏罔差。既悟英彥之討論，亦是賓朋之節奏。若纂集克備，即應對如流。余放志西齋，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輒議編題，類成一卷。非徒但資笑語，抑亦粗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誠。只同求己，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

博異志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怪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閉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爲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

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人井中，但見異物，即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苔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人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儼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即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爲大官，有所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

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一〕「志」，續百川學海、唐宋叢書本作「念」。太平廣記卷二二一引作「以」。

〔二〕「照」原作「煦衣」二字，據廣記改。

〔三〕「足」原作「定」，據廣記改。

〔四〕「爲」字據廣記補。

〔五〕「有所」原作「所有」，據廣記改。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濶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髮若鴉，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人以游詞，又大笑，返走人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日宮」^{〔一〕}。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

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盞，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發。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

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灑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灑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人，過歸洞庭，宵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曰：「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一〕「日」，《廣記》卷四二二引作「明」。

〔二〕「宵於此處」，《廣記》作「宵宴於此」。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匹崑崙牽，奉上大

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一〕，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當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一〕「裏」，《廣記》卷三〇〇引作「滾」。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錄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寢〔一〕，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視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人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錄泊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卽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一〕「寢」原作「行」，據《廣記》卷四二八改。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木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闋，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裏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人坐，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燕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卽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

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愧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

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敕曰：「勒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澀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闕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

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二)，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劔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一〕「原作『異』，據《廣記》卷二〇改。

〔二〕「示」原作「視」，據《廣記》改。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人，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帔，履青圓頭履^(一)，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

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三」，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後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牆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一〕「青圓頭履」四字，據《廣記》卷四〇五補。

〔二〕《廣記》無「文本」二字，此疑涉下文而衍。